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

A STRING 魔法琴弦 IN THE HARP

〔美〕南茜·邦德 著 黄德远 译



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
唤醒一颗勇于担当的心。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A STRING 魔法琴弦 IN THE HARP

〔美〕南茜·邦德 著 黄德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法琴弦 / (美) 南茜 · 邦德著; 黄德远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14-9305-8

I. ①魔… II. ①南… ②黄…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571 号

A STRING IN THE HARP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18 by Yutian Hanfeng Books Co. Ltd.

Original English copyright © 1967 by Nancy Bo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rgaret K. McElderry Book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 STRING 魔法琴弦 IN THE HARP

出版人 吉 彤

作 者 [美] 南茜 · 邦德

翻 译 黄德远

绘 画 帽 炎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项目编辑 许春晖

版权联系 王彩霞 陈 甜

美术编辑 沈秋阳

封面设计 萝卜

版式设计 晓 珍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新闻出版大楼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 毫米 × 21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

I S B N 978-7-5414-9305-8

定 价 36.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成长的魔法

有关魔法的童书并不少见，可将魔法的神奇和某一国家的历史、人们的生活相结合的童书就难得一见了，而《魔法琴弦》将这三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有关魔法力量和情感治愈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你拥有或遇见了魔法，你会害怕地逃避，还是鼓起勇气面对？

主人公彼得本是一个表面叛逆、内心痛苦的男孩，这一年里，他不仅失去了挚爱的母亲，还被父亲执意带到遥远的威尔士生活一年。就在他遭遇这些人生困境时，无意中发现自己和某种魔法产生了关系。那是他在海边捡到的一把扳手，它有时会微妙地震动起来，传出歌声，向他展示威尔士某个时期的画面。这时，彼得身边的现实世界开始消失，眼前是个完全陌生的魔法世界，他发现，自己被某种魔法力量控制了。这种穿梭在过去和现在的感觉，让彼得慢慢从思念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将注意力移到了扳手上，并发现它在向他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塔利埃辛的吟游诗人的一生，而这个物件正是他的竖琴调音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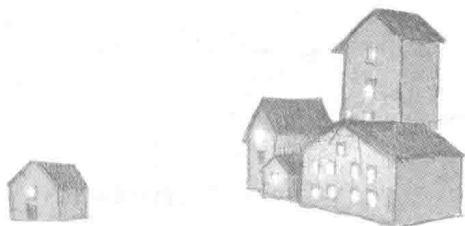
这把扳手与威尔士的历史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这种联系让彼得对现在的威尔士有了更深的了解。魔法世界里关于塔利埃辛的传说和被淹没的王国，以及现实世界里和当地人的接触，让彼得发现这个他自以为破旧、荒凉的地方，也有着超乎想象的丰富历史。他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成形的大海、变秃的群山、身边的沼泽……他这才认识到，这里是其他人生活和死亡、希望和梦想了数千年的地方，而这把6世纪的扳手之所以会落到他手里，是因为那是塔利埃辛在逃生途中不小心弄丢的。原来，他是还没有完成的历史模式中注定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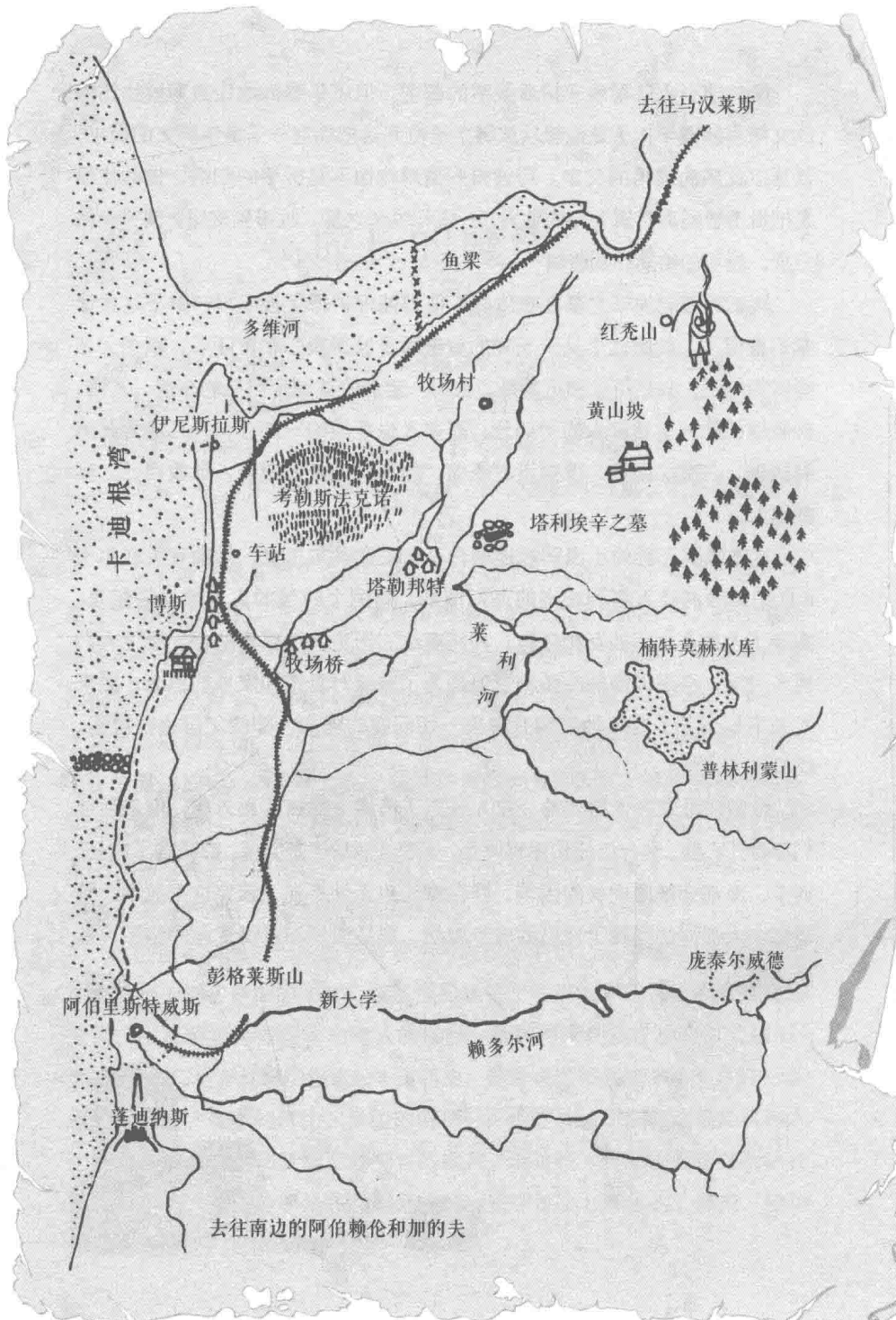
虽然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扳手的秘密，但还是意外地让当地博物馆的欧文博士知道了，于是他想从彼得手里得到这把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扳手，甚至以此威胁彼得的父亲。可彼得知道博物馆不是扳手的归宿，他的使命是把扳手放回真正属于它的地方——塔利埃辛之墓。故事到这里，情节一波三折，扳手的结局扑朔迷离……

真正的塔利埃辛之墓在哪里呢？彼得能保护得了扳手吗？似乎这些答案不重要了，就像这个从天而降的魔法赋予彼得决心和责任心，赋予父亲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彼得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亲情、友情，就像他说的：他是家人的一部分，而家人也是他的一部分，并且他为此感到快乐。在魔法面前，彼得没有退缩，他勇敢地直面困难，拯救自己，拯救他人。

这本获奖无数的小说巧妙地融合了奇幻和现实主义，借助有关威尔士6世纪的吟游诗人塔利埃辛的奇幻情节，将两个时代的人和事串联起来，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互相拯救，并将魔法、历史、情感相结合，给予人们更多思考：原来彼得的冷酷和愤恨是为了逃避对母亲和家乡的思念；原来人并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拥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即使父母也在摸索、成长……

虽然在母亲去世后彼得一家人经历了情感上的痛苦和分离，但最后他们都敞开心扉，学会信任和理解彼此，不管是彼得还是父亲，都获得了成长。其实，谁都会遭遇成长的困境，好在魔法也无处不在，读完这个故事，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魔法，那是责任和爱赋予你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去往马汉莱斯

鱼梁

多维河

红秃山

牧场村

黄山坡

伊尼斯拉斯

湾根迪半

考勒斯法克诺

车站

塔利埃辛之墓

博斯

塔勒邦特

莱利河

牧场桥

楠特莫赫水库

普林利蒙山

彭格莱斯山

庞泰尔威德

新大学

阿伯里斯特威斯

赖多尔河

蓬迪纳斯

去往南边的阿伯赖伦和加的夫

第一章	博斯之旅	1
第二章	彼得的秘密	22
第三章	暴风骤雨	45
第四章	黄山坡之行	77
第五章	不太愉快的圣诞节	89
第六章	小圆舟里的男孩	109
第七章	竖琴扳手	131
第八章	珍的争辩	153
第九章	考勒斯法克诺大战	166
第十章	拜访里斯博士	186
	第十一章 特别的晚餐	198
	第十二章 泄密	214
	第十三章 绵羊杀手	233
	第十四章 生日探险	257
	第十五章 变味的宴请	280
	第十六章 回家	300
	第十七章 扳手的答案	321
	第十八章 归还	354
	第十九章 全家的决定	361
	后记	375

第一章

博斯之旅

从什鲁斯伯里开往阿伯里斯特威斯列车在出发一小时零十五分钟后，珍觉得自己应该感到精疲力竭才对——她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合眼了，先是乘坐汽车、飞机，现在又是火车，穿越了马萨诸塞、大西洋和半个英格兰。可是这感觉并不像走了三千英里。她被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包裹着。此时此刻，她只想到达目的地，只想看到家人熟悉的面孔。

两个丰满壮实的中年妇女和珍共用一个隔间，她们在空座位上胡乱地堆满了大包小包和购物袋子。俩人好奇而又不失礼貌地朝珍打量了几眼，然后就投入地聊起天来。过了大约五分钟，珍才突然反应过来，她们说的不是英语。有一瞬间，她以为她们是外国人。紧接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袭遍全身，珍这才想起：不对，她自己才是老外，她们说的很可能是威尔士语。

那种被人关照的麻木感开始消退，珍感到非常孤单。前天，贝丝姑姑和泰德姑父开车把她送到波士顿机场，并且细心地送她登上了正确的航班。而在伦敦，她父亲的朋友们，同是来自阿默斯特的沙利文一家，在机场接上她，并陪她穿过伦敦城，送她坐上了开往

什鲁斯伯里的火车，可是在什鲁斯伯里就没人在那儿等她了她，她得自己找对列车，由于车站不大，所以并并不难。她的父亲、贝琪和彼得会在旅途的终点博斯接她，这期间不会有别人了。

车窗外，十二月的阳光不情愿地透过厚厚的云团洒落下来。什鲁斯伯里实际上坐落在威尔士的边境，珍是在动身前研究地图时知道的，所以想来现在是在威尔士了。越过前方平坦的绿色农田，一群山脉拔地而起，那是威尔士边境^[1]，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那么，山脉另一边又是什么呢？

珍瞄了一眼手表，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一切都按照贝丝姑姑苦心制定的计划进行着。她又想起了阿默斯特餐厅里的圆形餐桌，上面摆满了地图、时刻表、一本地图册以及一大堆纸片和铅笔。纸片上写满了贝丝姑姑工整却难以辨认的笔迹：时刻和航班号、衣物单、应急信息、姓名和地址等。那些纸片现在都被折叠着用回形针夹在一起，装在一个新的大号手提包里，即便是坐在火车上的时候，珍也听话地把它挂在自己的胳膊上。

“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宝贝儿，千万不能让它离手！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的钱和文件可都在里面呢。”在洛根机场候机室，贝丝姑姑担心的样子，让珍险些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相信这趟旅行是不可能成行的。但她口袋里装着父亲的信，信里说他多么盼望见到她，而泰德姑父则笑着鼓励说：“到了给我们寄张明信片。”

“噢，我会的。”珍答应道，“我会写封信。”

现在她们身处群山之间，火车正穿过一条山谷，两边是岩石嶙峋的巨大山脉，一片片枯死的、铁锈色的蕨类植物像补丁一样贴在

[1] Welsh Marches，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地区的一种笼统说法，Marches 经常用来描述与威尔士接壤的几个英格兰郡县，特别是什罗普郡（Shropshire）和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编者注

上面。珍是在西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河畔霍利奥克山脉的丘陵中长大的，她热爱那些丘陵，但这儿的山脉和那儿的丘陵感觉完全不同，非常奇怪。这儿的山脉似乎异常古老而荒凉。尽管不清楚它们的历史，但她知道，它们一定有着自己的故事。

威尔士浦是沿路经停的一连串火车小站中的第一个：那是一片低矮的灰色石房子，街道狭窄。珍开始读不出大多数小镇的名称了。

她不止一次地猜想博斯会是什么样。在地图上，那是海边很小的一个点，和其他数百个小点没有任何不同。她想知道博斯是不是很美——有些花园，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有着港口和小船的渔村。她父亲在信里语焉不详。贝琪的短信主要和学校以及她接触的人有关，彼得则根本什么都没写。

珍的父亲名叫戴维，贝丝姑姑是他的妹妹。贝丝曾对戴维的所作所为发表过看法，从她的语调里，珍能听出来，她极不赞成。戴维在妻子刚去世五个月后，就接受了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分校的一个教职，之后不到四个月就和两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去了威尔士。贝丝费尽口舌都无济于事。他决意逃离阿默斯特，至少离开一段时间，待在那儿除了那场车祸，他脑子里装不下别的事。

贝丝姑姑发现跟戴维争论去留已经毫无意义了，就转而拿他对孩子的责任说事，最终戴维心软了。珍至今仍能想起他说这话时面容苍白、表情僵硬的样子，他告诉珍，她得留在阿默斯特与贝丝姑姑、泰德姑父待在一起，继续高中学业。珍提出了抗议，但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她一直生活在这儿，不用离开熟悉的城镇、学校和朋友，她暗地里感到如释重负。失去母亲已经足够让人恐怖，而离开安全、熟悉的一切，只会使他们雪上加霜，她不明白戴维为什么非要那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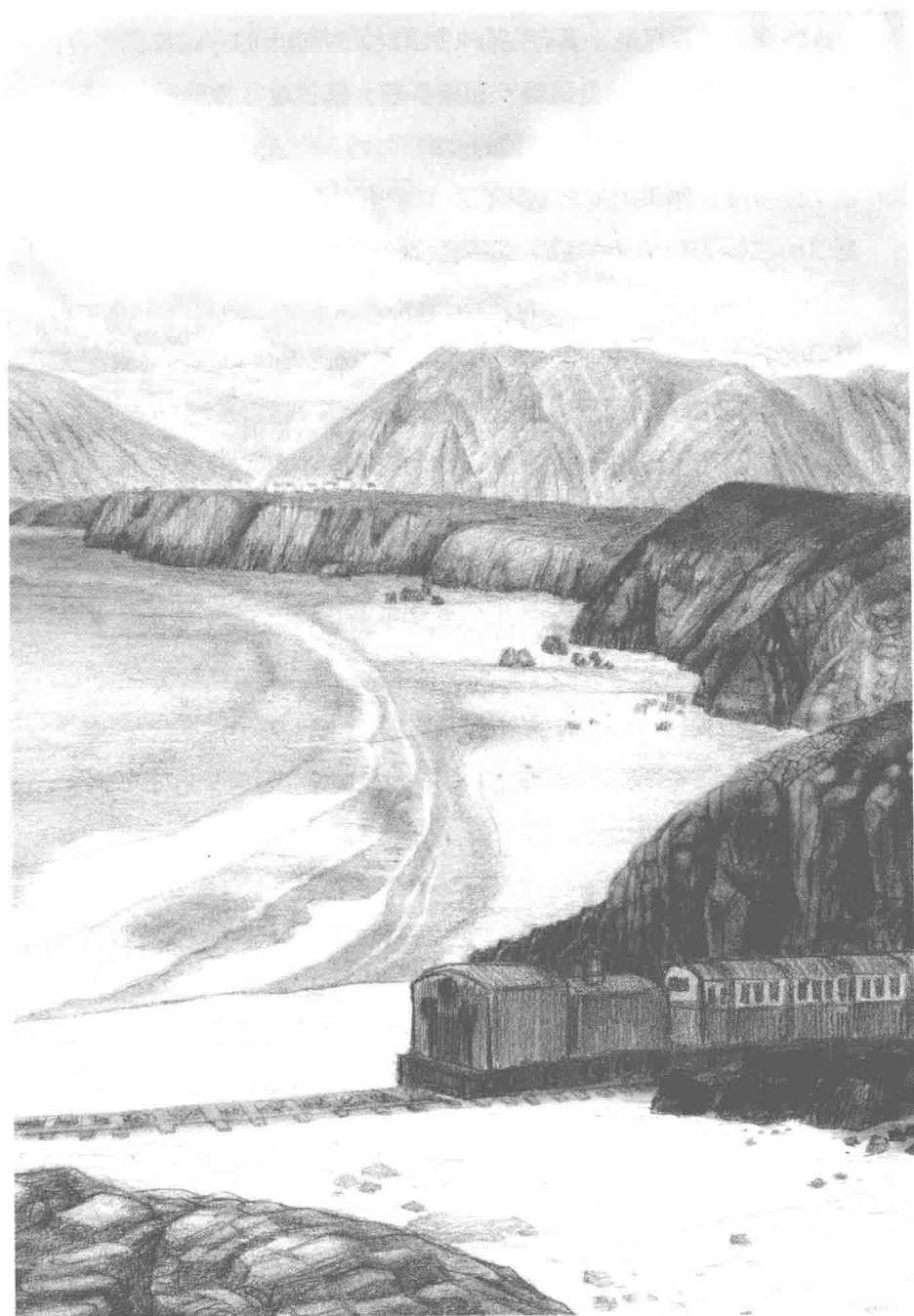
十二岁的彼得和十岁的贝琪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父亲固执地

拒绝留下他们。珍离上大学只剩两年时间了，而大学在戴维眼里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到她的学业。可是在威尔士的学校读一年书对另外两人毫无坏处，反而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就这样，在阿默斯特家里的阁楼上，珍帮他们整理、打包、存放东西，然后眼看着她的父亲、弟弟和妹妹留下她而前往英国。贝琪很兴奋，可彼得一路都在抗争，不想离开。他毫不掩饰对珍的嫉妒，对自己被迫离开学校、朋友和家进行反抗，表示愤怒。珍知道，彼得和她一样，也需要一些熟悉的东西作为支撑。

她想知道他现在适应得怎么样了。父亲和贝琪在信里对此只字未提，他们只是说他“很好”，并“捎上他的爱”，对此她深表怀疑。

这个站台的牌子上写着“马汉莱斯”，这个站名让珍心里一动。她找出那叠纸片，在里面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一张纸片上写着马汉莱斯离博斯只有十五分钟。那两个妇女中的一个在这儿下车，她一边拿起自己的大小包裹，一边继续聊着天。太阳最后一次躲进云层里，初冬的暮色在列车四周笼罩下来。珍看了一眼头顶行李架上自己的手提箱，决定最好把它拿下来。她害怕自己在博斯火车站下不了车，担心没有时间跨出车门，只能眼看着车站向后移动。费力地把手提箱弄下来后——贝丝姑姑在箱子里装满了厚实耐穿的衣服——珍试图抚平外衣上的褶皱，她手心冒汗，手指哆嗦。

火车离开马汉莱斯，沿着一条河的河岸前行。山谷变得宽阔了，两边的群山向后退去。黄昏中，乡间的景象荒凉而冷漠；在风中，车身轻摇，车窗冰冷。窗外，右边河流的泥滩伸向远处，而左边的群山在辽阔的草原上渐退渐远。远处一排稀疏的灯火迅速地靠近。火车转了弯，行驶在一排低矮的房舍后面。火车减速了，房舍旁边的草原不再倏然后退。



珍摆弄着自己的手套，用那种令贝丝姑姑恼火的方式咬着嘴唇。她的家人呢？会在站台上吗？如果不在，她该怎么办？噢，天哪，他们得在那儿啊。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她一个人也没看见。之后，她父亲瘦削、熟悉的身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旁边是把脖子缩在夹克里的彼得，还有穿着短裙、蹦蹦跳跳的贝琪，她的膝盖冻得通红。

在珍费力地拿着手提箱、航空袋和手提包时，隔间里的另一个妇女向她点点头，替她开了车门。她刚一踏上站台，风和贝琪几乎同时撞到她的身上，让她喘不上气来。

“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贝琪喊着，热情地拥抱着她，“我还以为火车永远也到不了这儿了呢！”

越过贝琪的头顶，珍和彼得看着彼此笑逐颜开。

“嗨，”戴维说，“我们都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路上平安无事。”贝琪刚一放开她，父亲就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让她差点喘不上气。

“哎，”彼得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吗？站台这儿太冷了！”

车站外，一个年轻的矮个黑发男子把她所有的包扔进了一辆老爷车里。

“我们给你找了这辆出租车。”贝琪解释说，“这是我姐姐珍。这是开出租的比利·戴维斯。”那个年轻男子和气地笑着点了点头。“我们通常不坐出租车，”他们刚挤进汽车，贝琪就道出实情，“只在我们来的时候坐过一次。”

夜色很黑，一路上就算珍有机会环顾四周，也看不到多少博斯的景致，更何况她一直在忙着回答问题、传达口信、转述阿默斯特的新闻，涉及泰德姑父和贝丝姑姑、大学开学仪式、感恩节时的暴风雪、他们家的房客、彼得的朋友、贝琪的两只猫，等等。

“沙利文一家在伦敦机场很顺利就接到你了，是吧？”戴维问道。

“啊，是的，而且他们人很好，还在车站又给我买了一份早餐。他们说向你问好。我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麻烦。”

“遇到麻烦才怪。从你姑姑的信里看得出来，整个行动计划周密得就像一场战役。”戴维一本正经地说。

珍还没告诉他贝丝姑姑精心准备的应急程序呢：飞机晚点了怎么办；沙利文一家接不到她怎么办；护照出问题了怎么办；没赶上该坐的火车怎么办……

“你的流感一定好了吧，不然贝丝绝对不会让你来。”

“唔，几个星期前就好了，哈里斯医生说我已经彻底康复了。”

“他对你要做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彼得躲在竖起的衣领里，表情阴郁地说，“要是你在这儿的头十天没害上肺炎……”

“这儿的气候非常有益于健康，”戴维断然说道，“自从我们来了之后，谁也没有生过病。”珍看看父亲，又看看弟弟。俩人关系紧张，她感觉到了。

“大量的新鲜空气……”戴维还在说着。

确实不少。出租车突然停下，他们都从车里爬了出来。风一下子就抽打在身上，强劲而凶猛。珍没有一点儿准备，差点儿摔倒。她看看四周，发现他们站在一个悬崖顶上。下边的右面是博斯的灯火，正是火车站所在地；左边是好几英里空旷的大海，跟头顶的云层一样灰暗。地平线消失在海天交接的某个地方。没有任何遮风的屏障。

她没想到会是这样，所以有点不知所措。彼得仍然佝偻着背，说道：“一点儿文明的气息也没有。”他两只耳朵尖冻得通红，“一定是文明觉得这地方不值得来。”

珍狐疑地扫了他一眼。他总是陶醉于自己的悲观论调，刻意地夸大其词，不遗余力，她都习惯了。但这次他听上去彻底消沉，言

语间毫无快意。

这时，贝琪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向身后一排房子中的一栋。那是一栋棕色的两层灰泥小楼，带有一个拱形窗户，一个大门，门前还有一个小花园。房子与寒风正面交锋，和悬崖之间仅隔着一条街道、一片草地和一丛灌木。

不管怎样，门一旦关上，大部分寒风就被挡在了外面。在黑暗的过道里，珍脱下外衣，戴维把它挂在一个挂钩上。

“你会后悔的。”彼得咕哝着对她说。

“后悔？”

“走着瞧吧。”

“好吧。”戴维说道，好像对接下来要说的话并不十分肯定，“这就是布里塞恩了，希望你在这儿的时候会喜欢它。”

“布里塞恩？”珍重复了一遍。

“威尔士语，意思是‘冬青坡’，”贝琪告诉她，“这儿的房子都有名字，习惯后你就会发现比数字有意思多了。我们喝茶吧。”

珍发现，彼得没有脱夹克，哪怕是他们围坐在厨房餐桌的时候。有人摆好了盘子、银质餐具和一只很大的茶壶，珍第一次感到又累又饿，只想大吃一顿。戴维用水壶烧水，贝琪则掀开了盛着三明治和西红柿的盘子。

珍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贝琪唠叨学校的事，一边打量着厨房。完全是陌生的感觉，除了父亲、贝琪和彼得之外，没有任何熟悉的东西。她有些绝望地想，昨天早上我还在自己家里，没有一样是陌生的，可现在，这间屋子外面，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甚至都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每个人都说威尔士语吗？”她打断贝琪的话问道。

“差不多吧。”彼得说。

“没有的事。”戴维说，“学威尔士语的人是很多，但大多数人都是先懂的英语，威尔士语是第二语言。”

“火车上有两个女人就说这种语言——至少我猜那是威尔士语。”

“我在学校正学呢。”贝琪说。她很习惯于打断别人的话。

“正在学？”珍感到吃惊，“为什么？”

“因为公办学校里教这个。”戴维说着给了彼得一个警告的眼色，可是彼得没有看见。

“愚蠢。”彼得断言说。

“你也在学吗？”

彼得点了点头。“据说有很多好处。”

戴维·摩根生气地呼了一口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的。你在威尔士上学，就要学威尔士语。别人学什么，你就学什么，不管你觉得它有没有意义。”气氛更紧张了。珍看得出来，戴维和彼得显得同样执拗，他们都是急性子，都是快嘴快舌，都不会得体地做出让步。她母亲过去常说，他们两个太像了，很难不吵起来。可那时母亲几乎总能平息他俩之间的争吵。现在彼得脸色难看，怒气冲冲，戴维则面容疲倦，比记忆中苍老了很多。

“哎，”在难堪的沉默中珍冒险一试，试图达到母亲的水准，“如果学习威尔士语能让你说出城镇的名字，那它就是有用的。我看你都没有读出过辅音。”

彼得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戴维则对她笑了。

贝琪高兴地帮珍打开行李。他俩共用二楼前排卧室中的一间。窗外的景色跟珍从出租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大海和村庄，还有火车从其边缘经过的大平原。

“它有名字吗？”珍问贝琪，“那块地方大吗？”

“你是说博斯后面吗？”贝琪摇了摇头，“那是博斯沼泽。”

珍盯着外面巨大、黑暗的空旷。她太累了，已经麻木了，眼下没法问贝琪更多的问题。她也开始明白彼得在前厅一直悲观地暗示着的事情。房子里很冷，寒风似乎发现了窗户和门边的每一个缝隙，卧室白色的网眼窗帘诡异地抖动着。凉风刮过地板，珍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你喜欢这儿吗？”贝琪一边问，一边坐在珍的床上轻轻地上下弹着，“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没怎么看呢。”珍谨慎地回答。

“我喜欢。我喜欢这里。”贝琪说得有点过于坚定。

“彼得不太喜欢，对吧？”

“完全正确，”彼得表示同意，加入了她们的谈话，“我想告诉你原因，不过我料想你今晚想要上床睡觉！”

“没那么糟糕，彼得，真的，否则爸爸不会留下来的。”珍说着把毛衣放进抽屉，心里暗暗感谢贝丝姑姑坚持把它们装进包里。

彼得耸耸肩。“他铁了心要留下来。我觉得这里的情况他都没怎么留意，他太忙了，总是在工作。可我留意了，而且一点也不喜欢。”

“可是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不喜欢，”贝琪表示异议，“你从来没有试着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儿跟家里不一样，因为这儿本来就不是家呀。这里真的没那么糟糕。”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珍对妹妹笑道，“可这儿总是这么冷吗？”

“只会更冷！”彼得说，“这所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常年住的，他们通常在夏天租给度假的人。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下子就租到它的原因。”

珍在贝琪身旁坐了下来。“这里是避暑胜地吗？”

“可以这么说。那边有个海滩，太阳有时候会误打误撞地出来